

香港傳教歷史之旅

碗窰



鹽田仔

汀角



天主堂



序


我們可敬的胡振中樞機，在二〇〇二年接納了教區會議第四組「向教外人傳揚福音」文獻的具體建議後，就宣佈由該年的傳教節開始，直至二〇〇五年的耶穌升天節作為教區的福傳年。首年定為準備期，印製福傳年的宣傳單張，為各總鐸區舉辦福傳講座、福傳意識培育活動及福傳技巧訓練等，並鼓勵各堂區成立福傳組以跟進各類福傳工作。二〇〇三年十月，就是福傳年的實踐期，教區除繼續舉辦各類活動及分發福傳資料外，就是鼓勵及推動各堂區在不同的層面中，開展各類的福傳工作。

福傳年專責小組為使教友對福傳意識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二〇〇四年十月就出版了一冊「我傳福音便有福了：延續宗徒大事錄的福傳旅程」，鼓勵教友一起研讀宗徒大事錄，吸取宗徒的福傳精神。香港教會的福傳事工能有今日的成果，實有賴百多年前傳教士們的辛勞犧牲。際此教區福傳年宣佈閉幕，作為推動福傳新文化的開端，我們感謝夏其龍神父將他鑽研香港傳教歷史的一些心得，輯錄成一圖文並茂的小冊，讓我們以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精神，去開創香港的福傳新文化！

駱鏗祥神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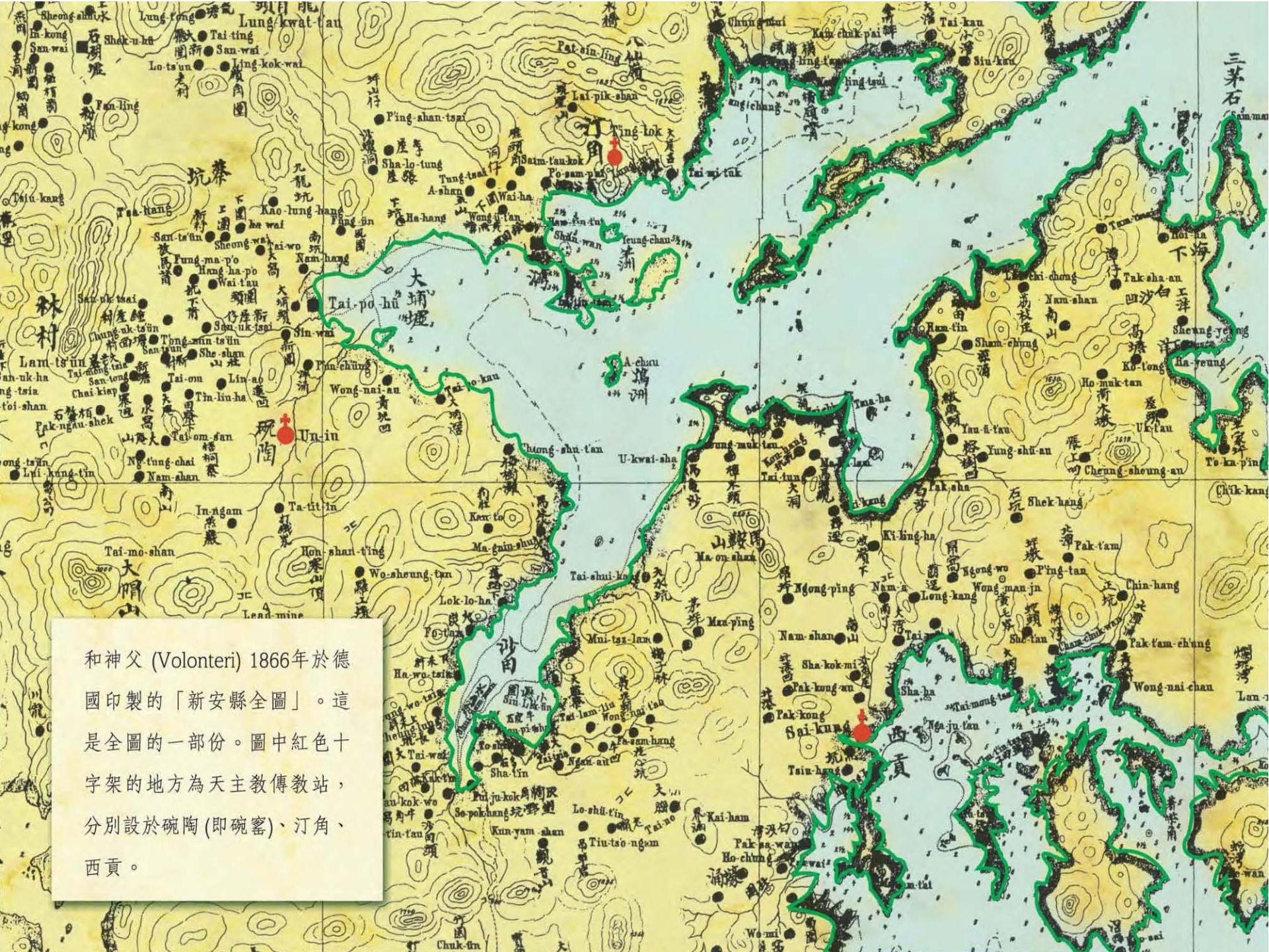
教區福傳年專責小組主席

二零零五年五月八日



這本小冊子是特為親身遊歷碗窰、汀角、鹽田仔的讀者，提供一些百多年前當地生活及當時天主教傳教活動的背景。事實上，這些地方經歷了很大的變化；無論居民的生活方式、村落的面貌及教會傳教的方法都變得令人不能再辨認。

這些村落，有些已經沒有居民，讀者只能在那裡依稀尋找出一些傳教活動的痕跡。但它們曾是教會發展歷程中的一個環節，而且傳教士的心火，確曾引起當地人信仰的回應。這種靈性生命的交流仍有一種動力，呼召現代人在前人的足跡上再踏出一條活生生的傳教旅程，繼續過去傳教士未完成的心願。



和神父 (Volonteri) 1866年於德國印製的「新安縣全圖」。這是全圖的一部份。圖中紅色十字架的地方為天主教傳教站，分別設於碗陶(即碗窰)、汀角、西貢。

最初的時候

香港的天主教成立於1841年4月。一年後，傳教士便在中環威靈頓街建立一座聖堂和宿舍，作為在港島和面向中國內地傳教的基地。初時，香港教會大部份工作是為出入大陸的傳教士安排食宿、交通及給予經濟上的支援，同時兼顧駐港英軍的天主教徒和從澳門過來從事商業活動的葡籍人士。



位於威靈頓街的第一間天主堂，建於1843年。

正式向本地居民持續地傳教，始於1860年代。那時香港的傳教工作準備由意大利米蘭外方傳教會（即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前身）接手，而負責廣州區傳教的巴黎外方傳教會剛把原屬他們傳教範圍內而仍在清朝管轄下的大埔、西貢等地區交給香港傳教士負責。

意大利傳教士與一些本地神職便首先在大埔區開展傳教工作。跟著便再伸延至西貢區。要追溯香港的本地傳教歷史，最值得推介的便是大埔區的碗窰、汀角和西貢區的鹽田仔。這些村落就是當時傳教士最先接觸的地方，在那裡居住的大都是客家人。

客家村落

香港地區現時包括香港本島、九龍半島及深圳河以南的新界。移居這地區的客家人可上溯至十四世紀末葉。客家人再次大量移入這地區是在十七世紀清初「遷界」政策後。當時朝廷鼓勵客家人南遷謀生。這些客家移民刻苦耐勞，多從事採石、燒灰、製磚、瓷窰等當時的手工業。另外一些客家農民便在偏遠的山區開墾瘦瘠的土地。他們可算是地位和地理上都處於社會邊沿的族群。初期香港



經修葺後的香港區客家村落家祠

傳教士接觸的大部份是他們。碗窰、汀角、西貢、鹽田仔等這些村落當時仍在清朝統治範圍內。香港的西方傳教士非常嚮往能到大清帝國統治下的地方工作，有些甚至穿上唐裝，打扮成中國人一樣，向鄉村的中國人傳教。

客家人向來有強烈的族群思想及鞏固的傳統觀念。在宗教習俗上也表現出虔信忠誠的態度。客家族群中的祭祖拜山，設立神龕供奉靈主的傳統，有它的社會作用，不容易動搖。可是，十九世紀天主教傳教士按照「禮儀之爭」後的規定對他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焚毀「迷信物」，放棄供奉神龕等。所以當時向客家人傳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傳教士配合客家人的需要，把開辦學校作為傳教的第一步。客家的傳統一向重視科舉，客家婦女負起農耕的任務，就是讓客家男子專心讀書求取功名。當科舉制度在清朝末年(1905年)被取消後，促使子弟讀書便是為了攢取參與商業社會和在城市求職的本錢。這是因為客家人需要藉著提高教育水準，來增加向外的流動性，所以傳教士辦學正好把傳教的意願和村民的需要配合得天衣無縫。客家人本來向外流動的能力很高，加上天主教會的普世性質，便更容易藉著傳教士的轉介，到外國謀生。

有個傳說令傳教士啼笑皆非，卻也反映出當時部份村民進教的

心態。一條客家村有一個老人病危，傳道員勸他入教為能進入天堂。最後他在臨終時領了洗。有些村婦隨後請神婆來替他招魂，問他現在是否像傳道員說的到了天堂。神婆轉述他的回答說：「真的，幸好領了洗，現時我在天堂」。這件事在村中迅速流傳，令其他人紛紛慕道入教。客家村民雖然如此，一旦入教卻很尊敬神父，見到神父都習慣右腳單膝跪地說：“主佑神父”。

傳教士

初期在這些地區傳教的神父通常只有兩位，有時只得一位；後期也有四、五位。傳教工作的負責人先後有：和神父 (Simeon Volonteri 1865-1878)、和神父 (Domenico Piazzoli 1877-1892)、師多敏 (Luigi Pozzoni 1892-1905)。無獨有偶，他們都先後升為主教；即和神父 (S. Volonteri) 於 1873 年，另一位和神父 (L. Piazzoli) 於 1894 年及師多敏於 1905 年。這表示教會很重視這些實際在村落傳教的神職，希望委任給他們主教的牧職，為能領導整體傳教士投入村落的傳教。

這些從歐洲來的傳教士為了應付一般的日常會話及講道而學習客家話。當時教



安主教 (和神父
Volonteri 升主教時改
姓安)



和主教



師主教

會內的禮儀仍沿用拉丁文，施行教會的聖事也用拉丁文。跟隨著傳教士巡行各村的僕人，由於他們熟習和能捉摸傳教士的意思，也能權充翻譯員。而教徒或村民都能體諒在溝通上的困難，在彌撒中高聲誦經；遇有還在學習語言不能講道的神父，連講道也免了，大家齊聲朗誦教義問答來代替。

當時一般傳教的方式是神父週遊各站，每處停留不多過八天；主要是考核要理，付洗，行聖事，主持彌撒。華籍修女在神父巡行一個月前，先在這些客家村落四出探訪準備神父的來臨。傳道員則較長期駐守各傳教站同時兼任教師。

大埔區

天主教在香港本島成立傳教站後，便向港島南部的石排灣、田灣、香港仔的漁民展開傳教工作，並渡海到九龍半島西部的漁村淺灣（即今日的荃灣）傳教。隨後，在1862年經由淺灣攀過大帽山前往大埔傳教。這是在清廷租借新界給英國三十多年前的事。

大埔背靠八仙嶺，面臨吐露港，在這裡曾設置場地採集珍珠。到清初，更成為交通樞紐，有街渡往來沙田以至潮汕。大埔區本身擁有本地人和客家人的村落，它亦有陸路通到從元朗經由深圳到南頭這個本地人的墟集網絡，也有水陸兩路通連到從沙頭角到惠州這個客家人的墟集網絡。後來英國接管新界的儀式也在大埔舉行，可見它的重要地位。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天主堂（2005年）。

當時傳教士在碗窰、汀角這兩條村落各有一間作短期逗留的宿舍並兼作小堂的傳教站。小堂只能容納二十多人聚會，並沒有長期駐守的神父。太和市建成後，該兩間小堂相繼停用。傳教士在太和平的錦山地方興建了一所更大的聖堂。當傳教士從附近各村回來時，便在聖堂外懸旗，讓教友知道星期日將會有彌撒。後來教徒人數增加，錦山聖堂地方不敷應用，便於1961年落成了現今位於運頭街的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天主堂。

碗窰

8

最初從荖灣沿山路來大埔的傳教士包括和神父 (Volonteri)、穆神父 (Giuseppe Burghignoli 1833-1892) 及梁子馨神父 (Andrew Leong 1837-1920)。第一個傳教站便是位於大埔南部山坡的碗窰村。當時碗窰是一個陶瓷工業中心。這裡的窰爐在明代屬於由原籍江西省吉水縣 (今稱吉安) 的文、謝兩個家族。清朝康熙下令遷界後，碗窰村民被迫撤離。遷界令於康熙八年 (1669 年) 解禁，並陸續准予復界。但文、謝兩族已無心重開窰爐。廣東長樂縣 (即五華) 的客家人馬彩淵聯同族人於康熙十三年 (1674 年) 向文氏購買碗窰村的瓷窰，重新開始製作陶瓷，生產遠比前期為多的青花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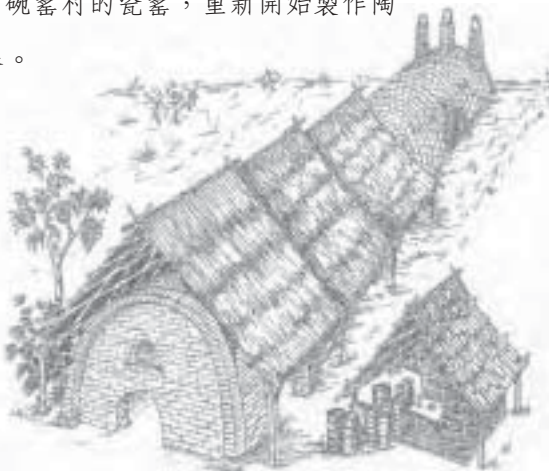


穆神父



梁子馨

馬彩淵有四位兒子並擁有上碗窰十三座水碓作坊，牛碾場龍窰等所以創立馬四於堂共同管理擴張中的陶瓷工業。道光年間馬氏的後人馬文合於下碗窰建造了一個青花窰場，進一步發展陶瓷業。民國後，由於內地以及外國的競爭，碗窰的陶瓷業一直衰落。結果於 1932 年便完全停產。



上碗窰的龍窰復原圖



大埔碗窰鳥瞰圖（2001年）。圖右方的達運道尾連接著到上碗窰的小徑。圖中央的停車場可通往在右方的樊仙宮和廣場。該處有指示牌指向碗窰牛碾場遺址。



上碗窰村現有馬氏宗祠供奉先人的靈位。也有一座樊仙官供奉相傳始創陶瓷業的祖師樊仙。1863年中，傳教士在樊仙官旁邊建了一座小堂，並首先為一位六十歲的村民領洗。傳教士在該小堂開辦了一間只有兩班的學校，一班為小童，另一班為較大的兒童，預備參加公開考試。十年後該村已有三十位教友。

碗窰馬氏家族與天主教會有密切的接觸，很多人領洗入教。當中出了一位出色的天主教客家傳道員和一位客家神父。碗窰的傳道員名叫金水(Kim-siu)，他十二歲時要求領洗，但遭父母反對和打罵。1860年他時年十四，那時還未升主教的高神父到碗窰探訪，在他家中留宿。事後，他父母勉強地准他隨高神父回港求學。他在香港接

受良好的教育和訓練，受洗後被派到香港仔協助傳教。1864年他重返碗窰協助神父建立傳教站。他的父母始終不願入教，但他說服了自己的兄弟受洗。他受聘為傳道員兼教師在客家村落照顧教徒。可惜他染上肺癆，於1877年逝世，年僅三十。高主教稱他為大陸宗徒，並說若能有多一些這樣的傳道員，自幼由傳教士培育，有極大的潛力引領人進教。他的殯葬禮由梁子馨神父主持，參禮教徒來自鹽田仔、黃泥涌、峯立、烏龜沙等地。可見當時的教徒十分讚賞這位傳道員的貢獻。



碗窰樊仙宮（2004年）

這位傳道員逝世二十四年後，碗窰的馬俊賢於1911年12月28日被祝聖為司鐸。馬俊賢神父 (Anthony Ma, 1887-1957) 在大埔碗窰村出生。父親馬善基、母劉氏皆是教友。俊賢少年時期進入修道院。他父親在1905年逝世，遺留給他約一畝半的田地，但他仍矢志修道，沒有離開修院。馬俊賢晉升為司鐸後旋即被派往位於惠州南部，潭塘區的客家村落服務。1922年，他被主教委任為惠州範和岡區的主任。二次大戰該區被日軍佔領期間，馬神父被委任為惠州及惠陽區的主教代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一切教會活動陷於沉寂；他亦被拘禁在廣州。1957年他才獲得批准以醫療理由離開中國。但他抵港數月後，便於十月十四日病逝深水埗寶血醫院。



馬俊賢

上碗窰村內發現的牛碾場遺蹟



牛碾場

汀角

當穆神父與梁子馨神父在碗窰工作時，和神父卻獨自到大埔太和村開設傳教站。由於他命人在住所開鑿了一扇小窗，而在開鑿小窗的當天，村裡的一個嬰兒死了和一個女人感到不適。村民認定是驚動了神靈，擾攘一番後，和神父只得離開那裡。



剛巧位於八仙嶺山麓的汀角村村民急需開辦學校，於是和神父便轉到汀角那裡辦學。他主持的學校於1864年4月8日開課，共招收了八十位學生，其中有二十位住在校舍，猶如寄宿生。筆者猜測該學校地點便在武帝宮旁邊的空地。當地父老稱該處曾建有「私塾」現已拆卸。一年後的復活節，有八位學生開始學習天主教教理，隨著的聖神降臨節，和神父在村中的廣場舉行天主教儀式，並向在場圍觀的村民講道。1865年春天，年輕的柯神父 (Gaetano Origo 1835-1868) 來到汀角加入傳教。那時，海盜常來偷襲，村民便要求他幫

助。柯神父也曾為此事寫信向米蘭總會的長上請示，是否適宜向港英或廣州官員要求介入保護。

汀角是一個雜姓群居的客家村。村內有一座建於清初的武帝宮。廟內存有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題助碑」及「題助客碑」共二塊，記載了當年捐助重修該廟的155名善信，共27姓。這兩塊碑



汀角武帝宮 (2005年)

汀角武帝宮內的題助碑 (局部)
(2005年)

反映出當年汀角村一帶已有甚多雜姓居民；捐款名單也包括很多罾船，可見汀角附近的航運十分發達。碑上有一特別聲明：「碑內無名，子孫永遠不得在此讀書」。這反映出清代香港地區的鄉村十分重視教育，所以能夠以提供地方給子孫讀書為理由要求村民捐助重修廟宇。這座廟在宣統二年(1910年)重修後被颱風摧毀。現時的武帝宮於1978年重修。



大埔汀角村鳥瞰圖（2001年）。下方為汀角路，圖中央偏北有兩棵大樹，周圍是廣場及停車場。圖上方靠邊偏左，綠色屋頂處為武帝廟。

和神父在汀角建立了傳教站後，華籍神父梁子馨便被派到汀角與他一起工作。在隱蔽樹蔭深處，傳教士有一所寬敞的房子。村民由於篤信風水，不肯將那些太過茂盛的風水林砍去。和神父與梁神父一起在汀角傳教，不時翻山越嶺到不同村落服務。後來和神父根據每次寫下的路線資料，繪畫了一幅著名的新安縣全圖。這地圖是當時傳教士唯一可資參考的詳盡傳教地圖。地圖中的中文地名很有可能是梁神父的字跡。後來和神父主力發展西貢各地傳教工作，留下梁神父獨力肩負大埔區碗窰與汀角一帶的牧民工作。

和神父在碗窰工作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他很高興的事。1869年新安縣南頭官員派遣一位文員到大埔區辦一些公事。這位文員要求和神父接待住宿。在停留汀角的十五天內，他在空閒時聆聽和神父向學生教授要理，並隨手瀏覽傳教站的一些教理書籍，但和神父卻沒有主動向他強行傳教。告別時，他表示很讚賞和神父給他自由思索的空間，使他反而強烈地希望成為教徒。離開汀角後，他開始學習教理，一年後結果領了洗。

1875年，一宗意外悲劇卻在這裡發生了。譚安當神父 (Anthony Tam) 屬於澳門熱心教友的譚氏家族，並有一位兄弟在小修院就讀。他的姊妹為寶血會創會成員之一的譚瑪達肋納和若翰納。他是高主教晉昇的第一位司鐸。在1875年晉升司鐸前，他曾在西貢一帶傳教。晉鐸六個月後他被派往汀角傳教。事發那天，他從汀角出發，

帶同一位教徒及一位木匠乘坐一艘小艇，在離開汀角灣時遇到大風。小艇翻側，三人墮海，只有該名教徒因善泅沒有遇溺。譚神父與木匠抓著一塊木板浮於水面，後來經不起風浪衝擊，最後溺斃。譚神父在波浪中為該木匠付洗，完成了他最後一項的傳教工作。



譚神父

西貢區

傳教士在碗窰和汀角建立了據點後，柯神父於1864年從大埔區轉向西貢區傳教。後來為了給香港本島時常來往西貢的傳教士有一個住宿的地方，教會於1869年在九龍城海濱附近名為沙地園的地方設有兩間宿舍，作為傳教站和小堂。該小堂名為聖方濟各堂 (St. Francis Xavier)。從這小堂要步行三小時的山路才能到達西貢。

西貢墟由於位置適中，又處於墟市集中地，自然成了西貢區這一帶的傳教中心。1866年3月，西貢墟傳教站建成，由柯神父主持啟用儀式。西貢墟第一批信徒領洗共十九位，他們皆來自西貢的姓林、劉、李、溫的家庭，以及企嶺下的何氏家庭及輦下李氏家庭。到年尾，西貢約有三十人進教，大部份姓廖及姓李。西貢墟傳教站成為教友聚會、交誼及郵遞中心。這傳教站的僕人和一位兼任教師的傳道員也成為重要的聯絡和接觸點。可惜兩年後，柯神父便因病逝世，年僅三十三歲。

據說，在1867至1869年之間，傳教士曾組織西貢區的教友起來武裝自衛，以抵禦來自上水富豪家族的討伐。事緣當地村民貧困，成了上水富戶的佃農，但卻無法清繳他們要求的苛徵。

傳教士向來重視建立學校為教友提供天主教教育。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藉著天主教學校，製造一些接觸非教友學生及家長的機會。正如在碗窰和汀角一樣，從一開始，傳教士便在西貢設立了一間學校，可是這一區的學校數目並不固定。因為有時找不到教師，有時因為沒有錢聘請。



黃子謙



郭景芸



丁味略



范賚亮

在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和神父(Piazzoli)因持有法國護照，被中國政府懸紅500元捉拿他。和神父因此被迫離開西貢。在西貢區傳教事實上屢次存有危險。1942年內三位在這區工作的傳教士先後被人謀殺：他們是黃子謙(Francis Wong 1894-1942)、郭景芸(Renatus Kwok 1911-1942)、丁味略神父(Emilio Teruzzi 1887-1942)。1974年范賚亮神父(Valeriano Fraccaro 1913-1974)則在西貢寓所被人殺害。

鹽田仔



西貢鹽田仔鳥瞰圖（1994年）。圖上方明顯看到鹽田的分佈。圖下方近邊中央為碼頭，偏左紅頂的建築物為聖堂。

西貢墟雖然是傳教中心，傳教士卻經常在西貢區各村落傳教。其中最主要的教友團體卻是鹽田仔。客家陳氏家族於十五世紀從北



西貢鹽田仔的鹽田遺址（2004年）

方移居廣東五華，於十八世紀再移至深圳觀瀾。十九世紀陳氏三支分別移居西貢鹽田仔，大埔鹽田仔（近船灣避風塘）及上水坪洋（打鼓嶺）。遷移到西貢墟對開鹽田仔小島的陳氏家族，在島上開闢了六畝鹽田。是香港地區五個鹽田之中最細小的一個。其他的鹽田為



最新裝修後的鹽田仔聖若瑟堂（2004年）



大嶼山的大澳，屯門的新墟及皇家圍，沙頭角的鹽寮下，大埔船灣的鹽田仔。客家陳氏家族在鹽田仔以產鹽及捕漁為生。產鹽方法估計是用自然蒸發的方式。潮漲時引海水入池，再用人力輸送到較高的鹽池；靠太陽熱力蒸發，濃縮其中的鹽份後，逐步開閘流入下一級繼續蒸發直至結晶成鹽。所產的鹽和漁便運到西貢和附近一帶出售。島上村民人口在全盛時期也只要一、二百人。鹽田仔的鹽田於1930年代改作耕地，並於六十年代改作魚塘後被棄置，而九十年代整條村便被空置。現在，大部分居民已僑居英國。近年來，有發展商計劃將該島的村屋重修，作渡假及環保教育用途。

柯神父於1866年秋為七位來自鹽田仔的村民付洗，然後在同年聖誕節又邀請和神父 (Volonteri) 給另外三十三位島上的陳氏村民付洗。這一批在聖誕同時領洗的村民有陳氏三代。分別是源字輩的陳源昌 (80歲)，基字輩的龍基 (43歲)、星基 (41歲)、廣基 (27歲)、存基 (19歲)；廷字輩的廷和 (3歲)、廷興 (9歲)。這是香港地區整條村三代同時進教最有根據的例子。鹽田仔是一小島，人口不多，又屬於同一氏族，所以有充足條件能全條村進教。後來他們聯同加入教會的其他村民，自動獻出地方以興建聖堂、住宅和學校。島上的澄波學校於九十年代由於缺乏學生而關閉。



最新裝修後的鹽田仔聖若瑟堂（2004年）

1879年及1880年，聖人福若瑟神父 (Josef Freinademetz 1852-1908) 也曾到鹽田仔為兩名女嬰付洗。1890年，鹽田仔的聖若瑟堂正式舉行祝聖禮，以取代原有的小堂。鹽田仔於1872年教徒人數為43人，1892年為110人；直至1959年仍有193位教徒。傳教士公認他們是傳教區內十分優秀的教友。可是當西貢來往鹽田仔的定期街渡停航後，這教友團體便告消失。島上最後一人也於數年前搬離，今日已無人在該島定居。每年在五月一日前後的主日，陳姓家族仍一起回到鹽田仔聖若瑟小堂聚會，慶祝聖若瑟勞工主保瞻禮。現有的小堂建於1890年，其後曾於1949及1962年裝修。最近一次的修葺於2004年5月完成。鹽田仔這條首先全村進教的村落，於百多年後仍然舉辦一年一次的象徵行動，算是難能可貴。



聖福若瑟

鹽田仔出了兩位司鐸五位修女，是繼碗窰後客家村落傳教的豐碩成果。第一位司鐸是陳丹書神父 (Joachim Chan 1890-1975)。他於1917年晉鐸後，到了惠州和汕尾傳教。六十二年後 (1979年)，鹽田仔的第二位司鐸是陳志明 (Dominic Chan 1952-)，他現任香港教區副主教及主教座堂主任司鐸。他很積極維繫鹽田仔的教友團體。原籍鹽田仔的五位修女，分別屬於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及耶穌寶血女修會。



陳丹書

其他村落

西貢區除了鹽田仔外，還有三個主要教友團體，在大浪灣、赤徑、深涌。

大浪灣村民以務農和捕魚為生。1950年代的黃金時期，曾有六、七百名村民居住。其後，大浪灣的青年大舉前往英國謀生，村落漸漸荒廢，村屋不斷塌下來。1996年的中期人口普查顯示該區只有14名居民。大浪村的天主教小堂於1867年建立。名為聖母無原罪小堂。六年後，教堂擴大了三分之一，可容納二至三百人，成為西貢區最大、教徒最多的天主教教會。現存的小堂於1931年期間建成。

赤徑主要是由范、趙、李、王、鄭五姓組成的客家雜姓村。早在1866年穆神父已在赤徑傳教，其後建立了一宿舍及一小堂。1959年還有248位信徒。直至1960年代，村內家家張貼的門聯，內容均與教義和聖經有關。但到了1990年代，整個赤徑村內只有三個長期居留的村民。在日據時期，東江縱隊屬下港九獨立大隊以赤徑及大浪灣教堂為常駐地。

在深涌，和神父 (Piazzoli) 曾鼓勵村民築一長堤使海水在高潮時不至淹沒農田。傳教士也在深涌辦學，建了一間學校名為公民學校。另外，傳說由於教會的影響，在深涌一向出沒的海盜及盜賊，不再在這裡群集。1959年這裡還有120位教徒。

反思

西方傳教士在客家村落出現時，他們正代表著西方文明的新氣象，新勢力，新思維。人民在清朝末代求變的悶局中，不能再用鄙視的眼光把他們當作蠻夷。朝廷由於西方勢力的威脅，逐漸地對傳教士的活動解禁，這看一些中國人的眼裡，是一種公開鼓勵人民接受外來事物的提示。再加上西方物質文明的一些實際好處，村民再不能只顧牢牢地守著故舊的傳統和事物。傳統的勢力和代表它的宗族架構已變成諸多求索而軟弱無力的保護者。當村民需要保護時，便不得不考慮這些新的外來者。傳教士以剷除迷信的方式來引入新的信仰，姿態上是新文明的啟蒙者，是村民接觸西方文明的媒介。傳教雖然不是時勢的產物，卻也離不開它的時代背景。

碗窰及鹽田仔都曾產生過一些選擇以傳道作終生事業的村民。這一點事實，表示兩條村中，有人很認真地接受了信仰，並深深地投入教會的工作。但是這兩處的經驗卻可帶給我們不同的體會。首先，碗窰的居民以手工業製作為生，僱用了數以百計的工人，亦早已有了他們這行業的護守神——樊仙，再加上位於水陸交通方便的地方，可說是關係複雜，人口流動量大的地方，結果傳教士沒法建立起一個強健的教會基地。樊仙宮還是照舊運作，馬氏家祠也保養得十分妥善。

回過來看鹽田仔，雖然也是從事手工業——製鹽，但卻也兼有農業和捕漁，而與碗窰最不同的地方是整條村在一個島上，而且全

村單姓陳，較單純而密切，兼有宗族的血統關係，結果可以形成一條教友村。島上沒有祠堂、廟宇、土地神位。來自這小島的居民至今仍在教會中活躍參與，除了幾位神職人員外，這條村還有很多從事傳道及教會教育的村民，是很成功的傳教例子。

當整條村變成一個教友村時，村民彼此間是在宗族、方言和地域之外再加上信仰的維繫。傳教士在付洗前要求他們放棄祖先崇拜、供奉神龕、參與打醮、神功戲等傳統習俗，使這些村民被別人視為離宗背祖，使這些進教村落與其他村落更為隔離。但另一方面卻增強了他們的內聚力，遇事同心合力。這其中的得失是應好好地處理的，否則只顧盲目地鼓吹其中的好處，便會引起不良的反效果，為教會帶來長遠的損失。

從碗窰、汀角、鹽田仔的傳教經驗來看，傳教士所傳播的信仰和真理雖然是永恆的，但傳教的對象是會變的，傳教的方式更要隨著時代而創新。一條村落或一個社會有興盛、衰落的時刻，每個個人也有生老病死的過程，但只要人類一天還存在，追求活水和永生的渴望是不會消失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傳教士正是為人類的這種渴望，帶來可以獲得豐盛生命的福音。

公共交通資料

碗窰

大埔墟火車站 — 新屋家

23K 專線小巴 (途經上碗窰)

汀角

大埔墟火車站 — 大尾篤

75K 巴士 (途經汀角村)

20C 專線小巴 (途經汀角村)

鹽田仔

西貢碼頭 — 鹽田仔 (街渡)

西貢碼頭

92 巴士 鑽石山地鐵站 — 西貢

299 巴士 沙田市中心 — 西貢

1A 專線小巴 彩虹地鐵站 — 西貢

12 專線小巴 寶林地鐵站 — 西貢

鳴謝

* 香港文化博物館批准使用

封面和第 8 頁上碗窰龍窰復原圖及第 12 頁牛碾場

* 地圖／航空攝影照片版權屬香港特區政府，
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版權特許編號 53/2004

圖片刊於第 9, 10, 13, 15, 19, 22 頁

* 駱鏗祥神父提供

封面及第 3, 11, 12, 14, 20, 21, 23 頁相片

*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第 2, 5, 8, 12, 17, 18, 24 頁圖片

* 聖母無玷之心堂提供

第 7 頁圖片



書名：香港傳教歷史之旅 ——
碗窰、汀角、鹽田仔

作者：夏其龍

製作：POINT ONE GRAPHICS

出版：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專責組
香港堅道十六號

日期：二零零五年五月八日

非賣品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